

人与岁月



我额头 青枝绿叶

灰娃自述

灰娃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人
与
岁
月

我 额 头 青 枝 绿 叶

灰娃自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额头青枝绿叶：灰娃自述/灰娃著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0

(人与岁月丛书)

ISBN 978-7-02-008002-1

I. 我… II. 灰… III. 灰娃—回忆录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66833号

责任编辑：王培元

责任校对：段志坚

责任印制：张文芳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：100705

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23 千字 开本 68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17 插页 2

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10000

ISBN 978-7-02-008002-1

定价 2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岁月无情,人生有涯。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,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,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,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。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,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,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而存在。

人,是历史活动的主体、时代舞台上的主角。但是,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中,人类的个体,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。个体的生命存在,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、命运遭际、希冀与无奈,这一切,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。

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,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,个人史的抒写、私人回忆的辑录,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。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,才有了这套“人与岁月”丛书的策划、编辑和出版。

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,主要辑入传记、自述和回忆录,其中既有私人往事、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,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。

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。诚望得到广大读者、作者的支持和帮助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〇年九月

目 录

- 1 故园风雨 1
- 2 懵懂的幼年 13
- 3 逃难在乡间 30
- 4 人生初始 39
- 5 艰苦、紧张而欢乐的革命者 47
- 6 成长的喜悦 70
- 7 整风这件大事 81
- 8 延安“三怪” 89
- 9 血与火的战场上 107
- 10 与死神擦肩而过 118
- 11 胜利的苦恼 123
- 12 在北大如此求学 125
- 13 灾难岁月 132
- 14 噩梦醒来 145
- 15 我的前两次婚姻 151
- 16 与张仃走到一起 165
- 17 早春 181

18 我进入了诗的森林	185
19 “大鸟窝”——我们的家园	192
尾 声	204

附录一

路	207
山谷啊山谷	214
沿着云我到处谛听	220
我怎么能说清	224
鸽子、琴已然憔悴	226
我额头青枝绿叶.....	233

附录二

记忆敲响那命运的铜环

——灰娃访谈录	灰娃 王伟明	236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	-----

故园风雨

从遥远的西方，背井离乡，走啊，走啊……走啊……走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。到达这儿时只剩三十个人，每人分得三十亩地。于是便有了我外公外婆这个村庄。外公姓孙，全村杂姓。这些姓氏，或许缘于种种变故，有过改动，也未可知。在这远至天边的异域安顿下来，娶妻生子，繁衍生息。尤其不能稍有疏忽的是，还为神明筑起一座颇具规模的礼拜寺。

外公这样讲述他曾祖的故事。

这就是我母亲祖先的来历。什么族群？为什么远走他乡？迁徙？征战？逃亡？那遥远遥远的西方究系何方？

想必这伙儿人历尽艰辛，踏过人类足迹未至的荒山野水，战胜过狼虫虎豹、风暴雨雪之灾，参与过杀伐征战之事。又为何落脚安顿于此？每人分得三十亩地怎样的来历？抢来？买的？抑或因战功而获得奖赏？等等，这些统统已无可考证，无人问津，都一一随年份流逝湮灭于时间的尘雾。

幼时的我见到那礼拜寺，早已于前清“回回乱”时被毁，只剩残垣断碑，横竖杂陈于村边一处高地之上。村中并无一丝商业气息，只

一所村学。村民供奉泛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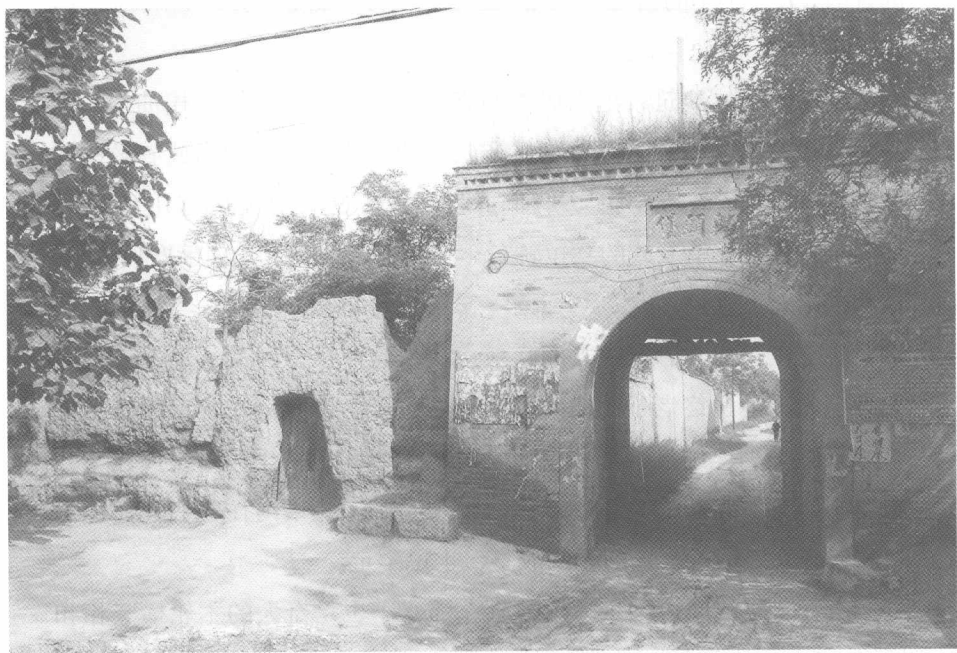
至于我的父系家族，似乎血统较为单纯，自认汉族，赵姓。祖父为前清举人。我家的庄园，其实并不建在村中。就是说我们没有与村民聚居一处，而是离村子大约半里路。庄园的主体，宅院很大，院池栽种着玫瑰、石榴、木槿、刺梅、忍冬之类，四面有排水的孔道。四边高台，三面皆醒目地立着一排柱子。柱后是一间间房屋，人们称作厦子。

宅院有几处石雕、砖雕。特别是后面一排大屋，住着一家之主，我的祖父母。木质的门窄而高，一扇扇排成队列，严整地静立在那儿。上面全是松、梅、竹、菊、喜鹊登枝之类的透雕。冬季糊上白高丽纸，夏季将纸除去，每两扇背靠背并起打开，穿堂风牵着凉爽之气往返穿梭，把整个宅院贯穿打通。这一排雕花门前，院池正中高台上，立着两根粗大木柱，上刻：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那些石雕桌凳、砖雕墙壁、木雕门窗，那些多年生花木，总体含敛着透出雍容考究的生活气息，也透显先人的业绩遗风。

大门两边砖砌的墙上有砖雕：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

尤其要说说大门。厚实笨重，多个铁钉已锈迹斑斑。我们一群小孩合力齐推，它才缓缓地、艰难地、吃力地开启少许。一面发出吱——痛感的声音。在乡村的静谧中，门轴转动的那一声，沉入人的心底，升向旷朗野空……永恒的寂寥……

宅院后不远处，是榨油房、弹花库。大家族众多人口，食用大豆油、花生油、菜子油和芝麻油，点灯用棉子油，全出自这油房。弹花库的职责是供应家族纺织、棉衣、棉被等等用场。这儿有一架笨重的铁的机器，用脚踩下方，机器转动起来，随之棉花、棉籽被分离。再由人



陕西关中堡子

工用弹弓将生棉弹成蓬松的熟棉，雪白喜人的棉花随之飞扬起来。

那榨油房很高很宽敞。大木轮子横竖不一，相互套扣一体，马拉它转动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。走进这里看着这一景，令我想起打开的钟表，大大小小的齿轮，横横竖竖相扣相协，彼此牵动，又相互制约，运转不停。

庄园的主体建筑，主人居住的庭院背后这一区域，除榨油房、弹花库，还有两处马厩。马厩内置有长长的马槽，常见槽内放着散乱的草料。马匹则有主人坐骑与耕种、驾辕之分。这马厩院内有几间屋子，那间大屋停着一辆老式的马拉轿车，两辆大车，还有几辆手推独轮车。这些全由专人管理。

这座庄园的总管家，人们唤他卢氏。这卢氏系河南人，不知何以安身于此。他也终老于此，一生未娶妻生子。于我记忆中，曾听见大人们影影乎乎说到过，那些说法当时我不懂。现在想，是说卢氏与我的二奶奶有着暧昧的关系。或许，封建婚姻未能束缚住他们，而他们之间兴许有过一桩凄美的爱的故事，也说不定。

宅院大门前面，又是别样情景。那水车也是奇大的木轮横竖相扣相连，也由马拉着在跑道上转圈地跑，那些个大木轮子就一齐连续转动，横向的、竖向的，完全协调一致，发出清亮的击水声。

更远处，则是一片散落的坟墓，坐落在大片柏树林里。荒草、残损的石碑、石兽，标志着它们的年数。下面长眠多少代祖先，无人记得清。那一大片老柏树，狂风也不能轻易掀动它们的枝叶飘扬起来，大朵大朵，缓慢沉沉，重重地摆动。也在告诉人，它们古老悠长历尽沧桑。

虽主体建筑为旧式的一正两厢，等级严整；可整座庄园里外周遭，则林木翳然，竹篁摆动，星月闪烁，鸟雀争飞。时而风响树应，虫叫鸟鸣，



足具光影幽妙、天籁入景之致。它虽已不掩风霜痕迹，却尚含蕴诗的韵味。

十足的一幅自然经济乡间生活风习的画图。

视界放开去——麦田延展，望不到边沿。人声、车水声忽明忽暗，遥远朦胧。玫瑰、忍冬、杨、槐、皂夹，幽香缕缕。天空高远处白云飘荡，鸽哨银亮。这儿贡养过无数皇朝国都，金戈铁马反复践踏。皇帝、王公、贵妇、贵胄庐墓遍布。

可人心却意味深长，总孕育诗思，吟着《蒹葭》清妙的音律一路走到今。再举头，终南幽兰的峰巅，太白长年积雪的主峰，正昂首向这边眺望。好了，这是哪片土地？也不用明说了。

这儿，便是我祖辈居住生活之地，是为我的故家。

历经战乱，农村凋敝，一九四九年以前那座庄园已萧瑟零落。后于人民公社时期，春节晚上，一位老太太敬神，烧香点蜡，不慎起火，建筑绝大部分被火吞没。人们全都去公社看戏了。等到有人发现，从公社把人叫回来，已经无可挽回，尽成灰烬。

那一片古意盎然的森森古柏，以及家族世代墓地，在毛主席号召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展开之际，在推行扩大耕地面积政策下，墓地被铲平，柏树林一棵棵被锯被挖，小河被填堵。自此一座北方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景象，便无一丝痕迹。过往岁月的生活图景永远消逝，于历史长河中湮灭殆尽。

一九四二年，延安整风审干结束，联政（抗战期间五省联防政治部）肖向荣主任和我谈话说，党经过陕西省委调查了解，我的祖父是一位举人。那时一心革命，把这一切不放在心上，我没在意这些。我只顾解放全人类这最壮丽的事业！



陕西关中旧时大户人家院落

我还很小，这个大家庭就解体了。长辈们时不时说起往事。一家之主——我的祖父母过世后，二爷、四爷迫不及待地跑去赌博，输了土地、牲口。家已败落，但他们是长辈，在宗法社会，他们有权支配家中一切。于是我爷爷这一房，也就是我父亲、叔叔就被分离出来了。而叔叔新婚不久，他们又闹着再次分家。

父亲请来乡里远近的长老们。这是村社判明是非、评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松散的临时组合。父亲就如《家》里的大哥觉新的角色，他觉得自己肩负家中大小事情的责任。当着众长老，父亲流着泪说，他的弟弟年纪小，父母又刚过世，他不能把弟弟分出去，让他孤单生活。然而弟弟坚持要分。

父亲不会种地，他是读书人，就去城里教书。不久，父亲把庄园属于他的一份全留给我叔叔，把我、姐姐和我母亲接去西安，过自食其力、以薪水养家的生活。

十岁前后，母亲带我回过故家几次。印象中那地方、人、生活，与城里截然不同。至今不可思议的是，乡间的一切让我那样惊异。可以说，日后心里时常思量乡间生活的贫困、艰难、严酷。而乡间的天空大地、日月星辰、雷电雨雪、风霜晨昏，对我展现了异样境界。乡间诗意温馨、人情醇美、意蕴悠长，对我幼小心灵的冲撞，令人心痛一辈子！

我外公外婆家，是纯粹的农民。全家务农，虽有识字者，程度不高。只一位舅舅是村学教师，农村称作先生。农村最受尊敬、最受爱戴者，就属这村学先生。

外婆家的大门、二道门皆砖砌成，装有黑色木门板。那门两边也有砖雕对联：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这一家人都是高鼻梁、深眼窝，瞳人不甚黑。我母亲说：“我的曾祖父长相可排场啦，白脸庞，黄胡子，

灰蓝色瞳人。”母亲话里一些词语，我不会运用，但我能懂。比如她说：“客里玛察！”我知道这是催我快些。

还记得那个村子有过一座礼拜寺，人们说，“回回乱”那年被毁。如今只剩残迹，我见到过。那礼拜寺建在一块高地上，夏季村民们去那儿歇凉，冬季去那儿晒太阳。坐或蹲在残损的石柱基座上、横倒的半截石柱上，端着大碗，一面吃饭，一面聊些天南海北古往今来的奇闻异事，聊戏文，聊先人往事、本村掌故，等等。

母亲顶喜谈她最荣耀最风光的事，那就是她的出嫁。说是那嫁妆多么多，迎送的队伍多么长，吹吹打打一路，多么红火热闹。那花红紫绿的长串队伍，前头已进到赵家，后头的还在原地，还没动身呢！“到了你们赵家，赵家的讲究是，自乐班吹打一阵，就给新娘换一套衣服，吹打再起时，又换另一套。”她和我讲话总是这样，她的婆家是我家，她的娘家才是她家。

她还说，出嫁后第二天很早，她打开窗子，阵阵香气。再一看，“你们赵家院子种了那么多花。走到大门口，两只白鹅一摇一摆地，原来是看门的一对卫兵！生人来了，它们上去就用嘴拧生人的腿。”

新娘必须经受苛刻的“考试”与“检验”。刚过门的媳妇在全家族刻意注视下，众多眼睛盯着。看她怎样化妆，怎样着装，怎样行礼，怎样洒扫、做饭……怎样坐、站、走；一招一式，一言一行，不能出错，否则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有时婆家人还故意设置陷阱或难题，或突发事件，以考验新人。比如，往人们易忽略的旮旯晃晃扔些垃圾，考验新人能否洒扫细致到位。这也不全是恶意，因为新人年轻，以此来提醒她，警惕她做人做事的规矩。新娘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、举手投足，处处、步步都须经受无论长幼辈抑或陌生人的品评，以至议论、讥讽，



陕西关中古迹

日子不大好过。然而，由少女进到成人，经受一道道闯关、磨砺，那是绕不过的坎儿。

母亲婚礼初始，理应下厨。她要用素油，有童子端来；要用荤油，童子端来；烧灶用柴火，童子拿来。至于从哪里取的，她尚不知。童子，就是雇来干活儿的少年。

她从六七岁起就学女红，一直绣到出嫁。新房全用绣品布置起来。类似当今的个展，让人们欣赏品评新娘的女红水平。此外，新房的顶棚（天花板）也有讲究。四个角贴着纸剪的四个云字——四朵祥云。不是写实那种，很程式化。经历了不知多少代的构思，这种智慧的创造，想必有着祈福吉祥的寓意吧。

赵家的宅子，有阁楼，不为住人，只用来储存杂物。上面一角堆满衣料布匹之类，什么东洋细花布、直贡缎、横贡缎、硬缎、软缎、闪缎、湖绸、杭绉、礼服呢、核桃呢、英国呢、俄国标、花丝葛、明华葛、机织土布……各式名堂。家族的女眷们需要时，就上楼扯几尺，自取所需。

货郎进村，铃铛声从村口传来，女人、小孩们跟着，都从家里出来，买些针线，用农村产品换些日用品。再挑选自己喜爱的木版图案，拿出自己的衣料，交给货郎。下次，货郎便带来印制好的有美丽花纹的印花布。绝不会有失有误，诚信之风远胜过今日。

小时候，我也看见过母亲和祖母的旧衣物。那披肩、衣领、袖口、袖筒、帽子、背心、兜肚、百褶裙、鞋面、汗巾、枕头……绣满花鸟人物和戏文片段或整首的恋歌：《蝴蝶杯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玉堂春》……那些绣品看上去满目璀璨，那些纽扣，细铜丝编就，中心有一个景泰蓝美人。母亲曾把一件背心给我穿上过端午节，上面满绣

花鸟，滚了一道道宽窄不同的花边，五彩金银，光色闪闪，煞是好看。父亲一位同学的妻子，是一位日本女性。她看到时惊讶得微启的唇忘记合拢，轻轻发出惊诧之声。

我还记得母亲亲手做的门帘。整体一块印花土布，蓝底白花，其上印有“麒麟送子”。整个门帘向外一面，从上至下，三分之一部位覆着一个网。那网母亲叫它络子，现在人们称作网扣，由镂空的菱形图案组成。下面系了一排小铃铛，铃铛下面垂着约二十公分长的粗线穗缨。人们进出屋，或风吹之时，便响起一串清脆的铃声。

我们生而为人，为自己，为世界，创造出多么精致，多么考究，多么文气、贵气而美好的生活样式！在漫长的苦斗、牺牲之后，又毁灭了它。人，又是怎样地蔑视、践踏、摧残人自身呀！这又归罪于谁呀！

早年，土匪时常光顾那里，抢走阁楼上的财物。但他们主要抢的是金银珠宝，而非细软。母亲时常把首饰分成几包，藏在院池排水孔里。土匪都是远近乡里人，他们用锅底煤烟把自己脸涂黑，以免人们认出来。他们用棍子打母亲，要财宝。母亲就站在排水孔之上的台子上，任他们打也不交出。打得受不了啦，她说：“反正也活不成了，不如现在就去死！”说完就往门外水井走去。土匪把她拽回来，她依旧不交出首饰。土匪说：“下次我们再来，你把东西给预备停当了！”说着，抢了些东西就走了。有时，为了躲土匪，女眷们抱着小孩，藏进玉米地青纱帐里，捂着小孩的嘴；害怕小孩哭声暴露目标，引来土匪。

祖父、祖母过世后，依大家族秩序，顺理成章母亲升为一家主妇，随之搬到了祖父母的大屋。日后，母亲和姐姐曾分别给我讲过一件事：一天，妈妈下厨做饭去了。大约五岁的姐姐在炕上玩耍，看见墙上一小帘，掀开见一小洞口。她好奇地手伸进去，抓到一把东西，手却退